性善堂稿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性善堂稿卷十

送徐山甫遊成都序

宋 度正 撰

余寓荆南恩州徐生數來謁余余曰其貌類儒者耳其言學者來而勸之學至是四年矣近自荆門走巴川爲我[illegible]森樂道丁氣游客修[illegible]襄甚異揖之坐則曰森不敏昔得從象山陸先生遊先生晦庵輩人也雅意是

道循循然啟後生從之遊者甚衆為荆門踰年棄門人
門人無依則失聲以歸森也撫先生之柩獨至岳陽而
後歸令將之成都依江陵任先生以卒業焉敬走門下
請一言惟先生幸教余初聞其自象山來喜甚因問晦
庵在建寧安樂否猶有意仕否東南學者亦有能繼之
否既而乃及學問之次序將以發其端觀其能至性命
之際輒疑不能通遂啟問曰性相近習相遠何也余應
曰孔子之言言禀性也非言性也且性一也何嘗相近

若禀性則萬殊焉蓋氣清濁不同也夫氣也者其於人也為强弱為聖愚為剛柔為緩急生而知之者此也生而無知者亦此也丹朱商均越椒叔魚之事是矣豈獨習哉猶疑弗釋又問則應之曰子姑記之未可知也語曰賢者識其大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識記也記而深思之思之而弗能通鬼神通之矣不然口問而心不存色莊而意不至他日復問斯言則耳狎之而不留雖百象山未如子何矣吾子其聽之哉余

聞伊川在成都一日游大慈寺廊下有治篾者口易書伊川疑異人就問俯而不荅祈之再三乃得其未濟三陽失位之義今子且至成都宜訪求之如遇斯人得其説反以告我紹熙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樂活度正序

送曹簡夫序

今天下之論者皆曰敵人相殘北方大亂宜進天下材畧智謀之士以為之備南康曹侯可謂材畧智謀之傑然者矣方敵人南侵葢嘗奮空拳提孤軍折其前鋒保

全一城人到於今稱之及洞冦猖獗橫行江湖殘破州縣震揺東南又甞單騎深入以作三軍之氣而遂收其成功考其事業究其所立當今材畧智謀之士蓋未有出其右者故方其廢也天下莫不為之惜及其起也天下莫不為之喜蜀自頃年以來百孔千瘡始聞其來父兄子弟皆充然若有所恃今聞其去父兄子弟皆悵然若有所失蓋吾蜀人之論則曰宜留之於蜀使當一面以寛西顧以惠我人而天下之論則曰宜用之江淮使

捍蔽東南以為天下重以正觀之是二人者見其末而未見其本得其小而遺其大者也天下之生也久矣聖人所以治之蓋有其道其道備於帝王其迹見於詩書體之於心充之於身發之於事業陰陽以和天地以位日月以明山川以寧微焉而草木昆蟲賤焉而鳥獸鱗介亦莫不各得其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傳之於上孔子孟子窮而傳之於下孟子沒而世莫之傳千有餘載矣本朝大儒實始於遺經得之五傳而至文公朱

先生博學詳說於是大備侯少從先生遊親受大義故
其見於經綸運用者章章如此正竊惟春宮既建博選
師儒以充輔導使侯得與此選陳善閉邪必有大過人
者今天下士與侯同學先生之門而有所聞者不少因
侯以盡致之同心協志相與羽翼贊襄緝熙光明一新
中興之業豈非萬世長策又何折衝禦侮之足云哉昔
司馬文正公得伊川以輔哲宗其經筵開陳蓋前所未
有趙忠簡公得朱子發范元長以輔孝廟其資善講說

亦前所未有然天下不以多伊川朱范而多文正忠簡古之人夫何遠哉亦為之而已矣於是侯自益昌漕易鎮宣城序以勉之云

送張森晦甫序

天下之大分原於天命而著於人心雖其人事之得失有盛有衰而此理之在天下則未嘗一日無也何謂大分求之一家則曰父子之分求之一國則曰君臣之分求之普天之下則曰中國外國之分父尊而子卑君上

而臣下中國之貴而外國之賤此天地之常經而古今
之通義非有強於外而後然者也父子之分失則一家
不得其理而宗族鄉黨皆知惡之矣君臣之分失則一
國不得其理而匹夫匹婦皆知憂之矣中國外國之分
失則將以大事小以賤凌貴天下有志之士可不含憤
茹歎深思所以正救之耶靖康之變其禍極矣載籍以
來未有若是其甚者也魏國張公奉命於危難之間倡
明大義獎率三軍恭行天誅復我境土不幸姦臣還自

北庭責國市和挾賊固位力主事讎之説聖意未決而江上已焚攻具易將師示天下不復有為其後得志者輒祖其説邊鄙之害蔓延至今垂八十年矣噫少康四十年而興夏盤庚七年而興商宣王十六年而興周光武二十年而興漢非古之易而今之難也非彼之智巧而此之拙也彼之在朝者必無主和之臣而在天下者必多復讎之士是以巍巍之功若是其神速也日者上天悔禍敵人相殘中原遺黎日夜企踵南望孟子曰以

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因人心順天命中興之功其在於斯歟魏國之族有居天彭者曰晦父嘗詣闕上天子書萬言論恢復大計且策北敵必亡中原必復之理時宰相方務安靖不省其言今七年而晦父之言若有徵者晦父慨然將北出劍門入漢中踰散關涉褰沔江淮以趨行都且理其言士役役利禄日夜之所謀畫志慮大率不出於此有不然者父兄必相與詆訶責罵以為不祥贖贖一律晦父麻鞋布衣不知為妻子

謀而汲汲然奔走天下思與天子經畧中原晦父之賢於人亦遠哉雖然士不貴於空言而貴於成功晦父其懋勉之

壽章運使詩序

昔司馬天章來漕益昌不鄙夷其人柔之以仁道之以禮擇其秀民若蒲生若鮮于生者使與其子温公遊由是其人之窮者有所養學者有所歸及温公相元祐順人心革王氏政事勳業巍巍震耀百世益昌之人至今

猶曰吾天章公吾溫公蓋德之入人也深而人思之不忘也今上之四年以比歲水旱惻念遠俗論者謂遣使撫存宜得材德兼茂者於是得今建陽章公於洋州徃踐其任公至之初慨然語其屬曰天章公父子百世師也小用之一方大用之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其成效大驗章章如此自今徃某政某事某教某化皆當以天章公父子為師法於是黜刀筆崇儒雅從容優游進諸生於堂而俎豆之語之修身齊家學古入官之要周旋

曲折閭閻如也諸生退而歎曰自天章公以來百有餘年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世始以功利為急其視學校庠序不啻疣贅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四方翕然挾書負笈皆願學於益昌而學之士益感焉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章公之謂乎公生於四月七日至是學之士誦維嶽之詩歌申甫之章薦之於公以為無窮之壽其詞切其情真其皆取諸其心歟公慶歷大臣之世冑容貌偉然舉動有法中心寛閒樂易吾知其去是而兼

善天下也決矣於是乎書慶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己
川度正序

記

潼川府東關縣社稷壇記

郡邑之有社稷風雨雷師之祭其來尚矣謹按周禮社
稷為地祭之屬禮秩在五祀五嶽之上風雨師為天祀
之屬而禮秩在日月星辰之後至唐天寶中又立雷師
之祀於風雨師之次蓋為人生之所頼雖以土穀為重

而其所以生生不窮者豈不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而後遂焉綴之以祀亦其宜矣故後世因之不廢列之郡邑以為故常而世俗之吏以謂孟子之論蓋嘗貴民而次社稷人謂祭祀以時而旱乾水溢則變置之故所至之邑則未嘗以孟子貴民之意而待其民平居暇日惟知以聚斂為急教化之不修政令之不行視其善良莫知所以撫之視其饑寒莫知所以養之至其陷於辠戾則深疾之曾無哀矜惻怛之意是未嘗以孟子之

所謂貴者加乎民也至社稷之祭三代聖人之所建置禮經之所存者則往往以孟子變置之說而輕忽之乃反崇飾浮屠老子之祠金碧輝煥無所不至祭非其鬼神不顧荅人蒙其害而社稷之壇壝荒廢圮壞每歲僅遵甲令春秋一至焉既退置而不問使民莫知所敬重而疾癘之閒作水旱之相尋民生之多艱可歎也先儒謂句龍氏平治水土故以配食於社共工氏播植百穀故以配食於稷及殷之興也有七年之旱故變共工氏

而置棄又欲變句龍氏而以為不可故句龍氏配食如故而棄遂配稷焉夏社之書亡無以考信今以理推之知其必不然也夫孟子所謂變置者意其以為地之不吉改卜其地庶幾土地所安風氣所宜於以導和氣致休祥云耳非謂變易其配食之神也夫政之背令之煩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旱乾水溢從而應之而神何辠今以旱乾水溢而變其所配則與夫辠歲者何以異正是以知孟子之意決不然也開封趙善遡澤深為東關

始至之三日謁社稷退而歎曰人生之所賴者在此而不嚴若
是是尚可緩乎乃因其地廣之為壇四左為社社之次為
風伯右為稷稷之次為雨師雷師壇皆三成社之址方二
丈五寸崇尺五寸其餘崇皆殺六寸稷之崇廣亦如之風伯
之址方一丈六寸其餘崇皆殺一寸雨師雷師之崇廣亦如
之為齋廬於後以供祭事為門廡於前以嚴扃鐍為土墻以
周之後崇六尺前及左右皆崇五尺而厚皆五尺經始於嘉定
七年九月甲子落成於次年二月庚寅書來求文以記之正竊

以為今之為邑者惟其不知學是以所當輕者反重而所當重者反輕事失其序而苟且鄙陋庶幾於古人者少澤深兄弟少從師友講明學問而不專以科舉之文為學今其所立如此是可書也校書郎臨邛魏侯詳刑本路首嚴選舉之法不妄許與故所得皆一時之勝而澤深與焉吾澤深之為邑亦槩可知矣因備書以示來者嘉定丙子正月甲子日奉議郎新權發遣懷安軍兼管內勸農事山陽度正記

中江縣重修學記

先王之所以教皆因人心之有而順導之非有所强之於外也故其為教也易而成材也衆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先王因之以成其孝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之以成其悌此弟子之職所以為小學之教蓋立身行已之本幼而學之者也夫人莫不有惻隱之心充之可以為仁莫不有羞惡之心充之可以為義莫不有辭遜之心充之可以為禮莫不有是非之心充之可以為智此大人之事所以為大學之教蓋齊家治國之

本壯而行之者也後世設為學校庠序以養之詩書禮樂以教之其於古之道也可謂近矣然試之以科舉考之以經義詩賦論策則皆先王之所未有者然其所以為此者亦惟曰使之推其心之所有載之於言以見其所藴之淺深疏密云耳夫茍能推其心之所有則其於先王之教豈不尚庶幾哉國朝自藝祖皇帝以揖遜得天下兩幸太學列聖因之開設學校尊崇師儒內自京師外薄四海州縣莫不有學至於講明先王之遺言紹

續洙泗不傳之緒風化之美無愧三代視秦漢而下蓋過之矣然自仁宗之世取湖州安定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然後太學之所以為教者定自伊川先生侍太中公為漢州起止止先生中允宇文公為教官然後人知列郡之學不可以無師自司馬文正公之孫為玉山令邀晦庵先生於道請為諸生講說然後人知縣之學亦以得師為美蓋學校之不修則士無所於學而師之不立則學者亦將何以質疑請問必二者交舉然後可以

明教化美風俗淑人才可不念哉成都宇文峒為中江
酒官始至適科調繁興知府事眉山李侯以為材使兼
縣事朔望造學宫歲久不葺日就頽圮則歎曰俎豆之
事文教所繫豈以軍旅數起大夫久役而遂廢耶於是
以其餘力銖積寸累而一新之內而夫子之宫堂宇齋
廬庖廚門觀以至外之墻圍無不畢備腐者易之堊者飾之嚴
嚴翼翼多士慰喜又創為一祠以祀濓溪而下諸老先
生以示學者趨向抑亦可謂知所本矣書來請正文以

為記正閫邑之士葢嘗有遊東南講閫師友之微言而歸者來者或能致之使發其大端以私淑諸人異時必有卓然而興起者此又所以修建者之本意學者不可不知也尚其勉之峒即止止先生四世之從孫也嘉定十四年二月五日記

四先生畫像記

紹熙二年正始來見劉公德修於漕使者之第公辱館之門已而正首言濂溪周先生幸仕敝鄉宜有祠於學

官祠當以明道伊川配公下其說有司求二先生像不得則訪之堅父家堅父固有二先生書無其像迺徧求之遺老故家遂併得横渠康節四像於懿恪王公世孫焉既以付有司具祠矣正歸舉以相示曰此中原舊物也正晚生不及親見四先生道德之容不知肖否冠皆今三山帽獨康節小異脣有翼圜之迺伊川内服紙白袍以黄草色之透見内服明道康節袍以黄土色之不見内服項間見者明道皁康節杏紅領皆白横渠内服

白道袍如內服之色領緣皂下橫幅三先生之袍亦如
之繫皆以絛今吕公絛也履皆白大抵明道橫渠康節
冬服伊川夏服明道袖而立貌方而多髯有坐如枯木
言如春風之意橫渠拱而立貌圓而寡髯有至大至剛
以直之意康節竦而立貌癯而身大有傲睨萬物之意
伊川左執絛右執麈尾粲然而立有溫而厲威而不猛
之意每一觀之如親見四先生也像之上序賛各一首
康節門人洛陽楊怡作書以隸正書留遂得之載與俱

來淨掃一室安之其中起敬起愛噫四先生之像其存者如是至心之精微則有若易傳有若遺書有若正蒙有若皇極經世後之學者不得於心勿求於貌可也五年月山陽度正記

尚賢堂記

三代教養取士之法至周而大備今其見於記載者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本之以知仁聖義中和申之以孝友睦婣任卹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至

於三年之久道德行藝之既成然後鄉老及鄉大夫親
以賢能之書獻於王而施於用焉夫鄉老二鄉則公一
人蓋臨之以三公之重也鄉舉里選乃鄉大夫之事而
重之以三公蓋合六鄉而參校之也州長之官於此又
大考其州里之民而贊其廢興之決人之情始勤而終
惰者不能無之至於有廢有興而後賢者勸而不肖者
知所勉夫其教之之詳如此其切待之之重如此其至
而其去取之嚴又如此其不苟此濟濟多士所以獨盛

於有周之世也然其合六鄉之士而登進之也豈徒曰會之澤宮而漠然無以致其道路勤苦之意哉蓋周之制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此雖所以待四方諸侯賓客然周之制以賓禮待士則士固在其中矣迄秦而至於漢其取士之法有孝弟力田有賢良方正每詔郡國為之勸駕甚者加之以安車蒲輪其意猶近於古魏晉以下大抵因漢之故而損益之本朝之制視歷

代為最備故其得人之盛亦非歷代之所及然自承平之時蜀士之貢於京師者山行一月而後至於秦沙行數千里而後至於禮部蓋已難矣然當時進士之科最為貴重所至郡縣所以奉朝廷之意而禮之者為頗厚故士之往來者差易為力然蘇氏父子猶有梯天航海之歎必謁於文定張公而後能行而況其下者乎中興以來蜀士犯三峽之險涉洞庭彭蠡之風波而後達於行都其視前日益以難矣而又重之以秭歸夷陵蘄陽雁

汎征商之戹故蜀士之貧不能行則有託以他事願附
科目之末而不敢往者此豈朝廷所以取士而士之願
獻芻蕘之忠於天子之本心哉士病此久矣成都房君
某慨然曰吾承先人之遺業幸有餘力願求有以助之且
為一鄉之勸於是出其錢若干貫得田若干畝於其鄉
名之曰尚賢莊又為之庫庾若干間而大建堂於其中
亦以尚賢名之歲約收若干石積三年之收以待士之
貢於天子貢一人則并給之一人以上則均給之嗚呼

而今而後一鄉之士患不學學而得貢於天子者遂無貧不能行之歎而天子臨軒策士遠方芻蕘之言得以畢達房君之於是舉也其為補益於世豈淺淺哉雖然士必教養之而後成材成材而後貢之天子古之道也今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以處多士其教養之法亦可謂備矣然有可為士之才而外不得與於郡縣之學貧無以學而失其良心善性者鄉黨鄰里之間往往而有有能推是心以廣之使鄉黨鄰里之間士之貧而不

得與於郡縣之學者有所養以成其材其為益也又大矣觀房君之用心其賢於人也甚遠故因其請記於正而遂并告之以勉焉嘉定五年五月丙辰通直郎新通判嘉定軍府事度正記

省齋記

始正為程氏之學未得其門誦其書若迂濶於事其甚者又若謬於聖人正心不敢慢益敬以信久之其言稍稍若可曉者會舉進士貢行在欲訪程氏徒黨傳其學

至則頤正郭氏南軒張氏已相繼徂謝獨晦菴朱公無
恙當其時朱又去國莫知可問歸至夷陵我宗人伯兼
善甫訪舟次舊聞名德齒以凡之耆其舉動果異比往
謁拜其母於堂道家世外問所學則曰吾鄉郭先生程
氏的孫也受兼山之學篤於中庸隱長楊山晚年道益
尊濟幸得登其門聞誨言一二正聞頤正久矣恨不見
聞善甫說大喜願請益出論語一篇皆善甫手筆記其
師說者因舉吾與點也章又舉鄉黨篇其說宏博若決

江河東注之海雖百川紛紜往復曲折經營天下無一勺凝滯為留二日又出易中庸贈行曰子歸求之郭氏之學盡在是矣於是慨然太息悼舊學之謬放黜異説非聖人之道不存優游於斯卒得之於孟子之性善自是卓卓始有可立之地然譬之行道之人將如京師得其道矣而道阻且脩難乎一日遂至而歷覽國中之勝也則亦汲汲焉而已矣叔父明仲少力學業進士有聲於時已而排於有司年幾五十困折不遂退處於家不

怨不尤闢齋以讀書欲反己內觀求所未到遂取曾子之言名其齋曰省而移書於正曰子為我記之正晚生固辭不獲命則序列其所聞者以塞責焉雖然竊嘗聞之矣曾子之學本於守約而動反諸身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蓋得於曾子其學也斯可謂之至矣然程氏之徒有為其學者曰某一日三檢身焉彼欲以曾子律己者程子曰若是者失之矣叔父老於風波年高德劭又能深味羣言得曾子所以存心體驗而充廣之造次

顛沛無須臾離焉則所謂一以貫之者當不煩繩削而
自合矣願叔父教之

性善堂稿卷十一

宋　度正　撰

記

仁智堂記

由錦官北過新都少折而東是為金堂金堂始有山山行數里山愈高地愈峻又東至石城紫雲之峰拔出天際蔚然為蜀山之秀金鴈之江既入於峽東於兩山之間而不得肆山之石又從而阨之則雷怒霆擊若不可

犯夏秋水潦汎溢洶湧湍悍觀者為之股慄由石城以東山之高者逶迤曲折舒徐而下水之激者亦復優游平易安行於地中又東至郡城之東逶迤曲折者化而為坡阜優游平易者瀦而為湖湖之廣數百畝霜降水落則其光可鑑有鳧鴈千百日遊其中而坡阜之間松栢蕭疎神祠佛宮麥畦菜圃間見錯出明爽如畫前人於城堞之上作堂以領之名曰仁智其來舊矣嘉定九年冬十二月正始至樂之與賓客從容其間夜而忘歸

惟是墻垣頹圮棟宇欹側每風自北來則動蕩震搖殆不可居欲撤而新之未暇也明年夏六月大雨連日夜不止自以事多繆戾天降之罰中心恐懼將詣而禱於山川之神忽有聲甚巨使人視之城裂于江堂亦摧壓明日雨止遂議改築計其功役而以其事屬之簽書判官事張大光斲石以護其基為小屋以庇其址增其柱礎厚其垣墉以禦大風雨斥其溜槽前為南廈以防腐敗閱三月而後成既成因復其顏而記之自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峙而為山流而為川亦已久矣至孔子始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何也夫天地之間萬物皆備人生其間有目者即有見有耳者即有聞然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日由其中而莫之知者則亦衆矣夫惟知性之原識道之體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為能見之是故在川上者不知其幾獨孔子歎其不舍晝夜而人莫之察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獨曾點之見如此而三子者不然也夫山之性靜而動之用存

水之性動而靜之用在雲興於山氤氲充塞而時雨降焉水流于川停涵浸灌而草木茂焉豈不曰靜者以動為用動者以靜為用與夫使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則造化之用天地之功亦有時而息矣反之於身靜者淵嘿也故壽動者雷聲也故樂惟其淵嘿故沉潛而暇豫惟其雷聲故條達而踈暢然則沉潛暇豫者其味永條達踈暢者其意適嘗登斯堂覽觀山川之勝深味乎孔子之言而求其所以然當自得之大光之祖嘗為懷安有

惠政人思之是役也亦其志云嘉定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山陽度正記

眉山蘇氏思敬亭記

眉山蘇梓存規謂正曰梓之先君子去文忠文定之世為未遠生平自力於學當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者率以禮幣羅致使子若弟從受業而士之從吾先君子遊者往往多有聞於世獨先君子不偶齎志以沒今既塟矣重惟先君子以敬名其燕居之室而其平生之所自得

者實在於此梓兄弟不肖不學懼無以祗承遺訓今將作墓道之牓扁以思敬蓋將朝夕瞻仰凢以致人子終身之思慕也子盍為我記之正謝不敢而存規足數及門叙其兄樟之意請之不置正惟存規兄弟拳拳之誠有不得而終辭者則揖之坐而問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所以為性者旣無有不善則其發於身接於事物者宜亦無有不至而無所事乎存養持循之力也然一氣之流行於天地間者有清濁之不齊而人生乎其

間者遂有昏明之異苟不知所以復其固有之性而澄其易溺之情則物交物而喜怒哀樂之發膠膠擾擾將蕩然莫知其所止矣是故君子之學以敬為本敬者所以一其心定之於内以禦乎其外者也天髙地下萬物散殊君子敬而無失則内外賔主本末精粗有不可得而亂夫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要在於毋不敬則敬之為用至是有不可勝用者矣子之先君所以周旋環堵之宫所以存諸心履諸身以及於後世子孫者不在於

是乎雖然子之所以致其思者豈徒思之云爾哉夫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於父母之遺體苟焉而莫知愛委焉而莫知重則不敬莫大乎是世之君子曷嘗自以為無哉父母之几杖則知所以藏之父母之犬馬則知所以養之至於父母之遺體獨不知所以貴重之戕賊其良心毀傷其善性蓋有懵然而不自知者豈愛父母之遺體不若几杖犬馬哉弗思而已矣今子既知所以思矣子之先君平日之所以用其敬者何如也子思子

之先君所以敬身者而敬其身焉可也由是而推之子之先君敬道義焉子思道義而服行之以用其敬焉可也子之先君敬師友焉子思師友而尊事之以用其敬焉可也子之先君敬古聖人之格言焉子思古聖人之格言探求之充廣之以用其敬焉可也由是而推之至於一草一木如南國之人愛名伯之甘棠焉亦無所不用其敬夫如是則窮不失義而有以安其窮達不離道而有以致其用思敬之義庶乎其得矣子以為如何存

規躍然曰是吾心也遂書以與之使歸刻焉敬堂諱恭孫字伯儉事具後溪先生所述墓誌嘉定六年八月旦日奉議郎通判嘉定軍府兼管内勸農事賜緋魚袋山陽度正記

愛蓮亭記

正所居大門之東偏有小池焉其形如圭種蓮三本單葉紅花者藕如竹千葉白花者藕如兒子股於是架亭其上取濂溪之説目之曰愛蓮或曰萬物生生一理也

學者妄生愛惡非私也耶主人對曰善哉問也自孟子沒聖道中絕異端並起學者陷溺於其中秦漢以來無大見識得聖人門戸為之破迷刮昏其間良材美質不知幾許人大率窮高極遠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惜哉且天地之間萬物備焉或為人或為禽或為獸或為草木冠萬物而貴者人而已禽之屬如鳳如雉如鳧如雞如鴻如鴈如梟如鴟不可勝紀其間冠禽而貴者鳳而已獸之屬如麟如虎如馬如牛如豕如羊如

貌如猕不可勝名其間冠獸而貴者麟而已草木之屬亦然草有薰有蕕木有材有不材豈一槩哉夫絪緼相感而化生品物流形或小或大或短或長或夭或壽或美或惡是皆不得已而然孟子所謂物之情者也天地尚不能私況於人乎子反而求之有餘矣

臨齋記

天地之間不越陰陽兩端而已然陰陽有進退而其道有消長方其進也陽雖微而不足慮及其退也陰雖盛

而深可憂蓋進則長長則盛退則消消則微理之必然也聖人作易惟乾坤純體之外其餘震坎艮爲陽巽離兊爲陰陽卦宜若多陽也而反多陰陰卦宜若多陰也而反多陽何也蓋陽卦則陽之方進也陽之方進則陰之多也其消也可立而待矣陰卦則陰之方進也陰之方進則陽之多也其消也亦不旋踵矣可不察乎一陽之生其卦爲復二陽浸長其卦爲臨復之初固已元吉臨之初與二皆能以誠感物有吉之義蓋其道浸長而

其進為未已也聖人于復則原其始曰七日來復言其進之難也于臨則要其終曰八月有凶語其消之易也臨剛長之卦六爻皆吉無咎盖凶者遯也一陰生為姤二陰浸長為遯陰長則陽消聖人于剛之浸長已致其戒其為後世慮者豈不遠哉此天地之間陰陽進退消長之理耳其在人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間亦進退消長之機也夫人心者陰之為也道心者陽之為也道心長則人心消人心長則道心消無間之容息甚

可畏也返求諸心良知良能無不畢具遏人慾于未萌
循天理於當然充惻隱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羞惡之
心則義不可勝用辭遜是非亦莫不然若夫忘其所固
有而惟外物之徇則道心日消人心日長其不為君子
之棄小人之歸者幾希矣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蓋得於復之初九其始蓋甚微也然其
進而未已克己復禮三月不違至於為邦之問聖人遽
以四代禮樂許之蓋自復而進於臨也宰我善為說辭

孔子置之言語之科考其所至蓋已在於冉伯牛仲弓之下而出乎子貢子路之上矣使之修辭而立其誠言顧行行顧言雖進於聖人可也而道不勝慾求仁之念日消而怠忽之心日勝其末也至於晝寢焉故孔子他日斷然以為不仁而切責之若予者豈非自姤而遯自遯而剥不知自反者耶潼川費百矩强敏之士也蚤知誦習師友淵源之書頃以諸生敷奏大廷天子擢為第三議論深遠粹然一出於正得獻納之體識者偉之今

佐大幕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補益者為多又以臨名其齋以勵其志而求其說於正是蓋知以剛德自進進而未已者也夫能自强不息則積善在身猶陽之長其於古之聖賢何遠之有故正為陳顏子之所以進者為法而以宰我之所以退者為戒所以為法者顧伯矩勉之所以為戒者正因以自警云爾

敷文閣直學士安撫制置使長沙吳公生祠記

自三代而下大學之道不明士之所以為學者不過章

句文詞之末不原於致知格物不本於正心誠意故其
為用内不足以治身外不足以治天下國家而隨世以
就功業者往往出於權謀智巧而不由於學則遂以學
為迂緩而不切於世用彼所謂學迺世俗之所謂學而
非聖賢之所謂學也而可不察哉孔子之門其學之幾
於聖人者顔子曾子而已顔子不幸而不及於用曾子
又不遇而不見於用仲尼之徒三尺童子羞稱管仲而
功業迺爾至孟子時遂有欲以管仲擬孟子者其心盖

尊孟子也而孟子不悦孟子豈好為大言以高世者哉
今且以孔子論之道至於孔子極矣魯之定公初非深
知孔子而委已以聽者也獨廹於事變勉强以用孔子
耳其攝行相事葢俄頃之間而服强齊歸侵疆已章章
如是使其朞月三年有以極其規摹運用之功則其作
東周也决然無疑矣廼若管仲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
政如彼其久至五公子爭立而平日所以格君心之非
者遂暴白而不可掩世俗以為學者不適於用而君子

以為惟學者之用萬事而無弊也可不信哉孟子沒樂正子之徒已不能盡傳其學然孔門之書與凡平日講論口以傳授固無恙也至秦而掃地矣然秦之所以棄夫學者非苟於棄之政謂其無用而棄之耳謂腐儒無用獨不可求真儒用之乎此世俗之所以陋也自漢以來孔子孟子之所為學者隱而不章晦而不明物極而通迨乎本朝舂陵周子實始得之五傳而至長沙吳公公之未試者固未易量而其已試者可謂章章較著在

人耳目者也始公佐司業劉公焞於廣西帥幕適值狂
寇李楫為亂郡縣騷然公左右劉公冒祖暑犯瘴癘奮
身而前不旋踵而一方又安者公之經畫為多其後有
譖劉公於時相者相入其說黜劉公公以一介抗章力
辨其冤自是大節偉然聞於天下識者謂公不畏强禦
可屬大事然竟以是坎軻者久之紹熙之末入為監察
御史衆論屬目風采凜然會故相趙公汝愚罷去朋黨
之論起公遂斥於外凡十有餘年方稍復收用而兵端

已聞諸將屢敗衂迺以公宣撫荆襄治於荆州時敵騎
衝荆門叩安陸且蹂踐景陵之境荆州孤危士大夫多
引去留者才數人而已公以為荆州吳蜀之脉一摇足
則首尾衡決遂毅然不顧修城池備器械為不可動之
計撫存其人至誠懇惻於是人人皆有固志而敵亦不
敢犯襄陽圍猶未解而蜀將以畔聞公即日遣將料簡
士卒控拒三峽將謀討賊蜀人素聞公名謂公必來人
心大慰朝廷益知公可用遂以宣諭使使於蜀公以耆

德盛夏遠役人不堪其憂公慨念王事無甚難之色所至周咨博謀盡得利害之實以聞於是下情上通蜀人按堵已而遂以蜀帥之任屬於公公之所以能爾者皆學問之功理明義精動中機會而非偶然也盖公之學得於南軒先生南軒得於五峰五峰得於其父文定公文定公親見伊川門人謝顯道侯師聖而考論之其淵源遠矣自公再命作帥未及下車則曰興學校正人心非第一義乎於是揭白鹿學規以道學者趨向刋程氏

遺書經學使知淵源所自朔望必至學宮親與諸生周
旋又擇知經者俾與諸生陳說大義而公動容貌出詞
氣誾誾侃侃觀者歎息聞者興起士風爲之一變焉石
室之學通養六十州之士至是來者甚衆學廪將乏有
富室之田當籍於官者或曰歸之有司可濟用度公曰
如此是利之也所益幾何而所損多矣於是以其半繼
絶以其半養士公之政大率如此初公之來議祠濂溪
明道伊川三先生於學而又從以晦菴南軒又謂故禮

部郎中范公遊晦菴南軒之門而傳其學者實為鄉先生遂併列之於是天子召公將用之行有日學之士請於教官願圖公於諸老先生之後以為學者無窮之思教官雖如其請而度公不悦不敢以告尋校藝它郡岷陽蘇在鎔實攝其職董其事訖工謂正曰願有以記之正惟公在蜀三年勸農桑興孝悌黜姦惡掩骼埋胔養老恤孤嚴教閲振軍伍修官寺之壞通溝洫之廢凡可以為根本之計久遠之慮者無不為為之無不至其可

書者蓋甚衆然正獨詳於學校之事且備論學之功用者所以明風化之本使來者有考云耳嘉定三年三月乙卯門生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勸農事山陽度正謹記

南峰黃氏第一峰修路記

嘉定十三年正奉親赴重慶四月初吉次樓灘從叔之婿黃膺辰夢得自其家來迓時一春亢旱至是大雨連日夜不止平地泥深尺明日上第一峰望尖子山仰而

上步一失輒退數尺困躓久之而後至於峰頂峰回路轉復俯而下步一失輒進數尺趨蹶久之而後至於夢得家坐定正曰是道也西達普簡以至於成都東達於重慶以通於東南商賈之往來冠蓋之東西行者日不知其幾以正之崎嶇艱阻知人之不易也正嘗從行都趨建陽見晦菴先生道江山登栖霞栖霞之高殆與此峯相上下然人由之不以為苦者好事者累石而梯級之也今若有能如修栖霞者積累而修之則可使與坦

塗無異顧何難之有夫人患不為耳夢得之母顧夢得曰斯言也有會於吾心汝其圖之今年秋夢得來言曰歲辛中熟吾奉吾母之命命工斵石起九月至十月親董其事今為八十餘丈鄰士王之珍亦慕而為之為二十餘丈自今以後過吾里者雖霖潦之久泥淖之深亦無所病焉顧記之以示來者昔李太白賦蜀道難極言蜀道之險後人反而賡之作蜀道易蜀道豈有難易哉特存乎此心而已心險則難平則易此古今不易之路

也然正觀世之人往往多藏厚積不肯拔一毛以利人
其視人之饑寒窮困顛踣於道路者如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泰然不以動其心自以為得計也不知多藏厚積
無益於已而適所以愚子孫子孫既愚未有不敗者敗
而悔之則已無及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可不信哉夢得之家曽不及中人而能
自竭其財力無所愛吝汲汲孜孜期於濟人使夢得得
行其志必有可觀者夢得讀書應舉者當於文而工於

詩詩精深圓熟得古人律度令其所立如此大未可量
也夢得之母楊氏故夔州路帥司幹官元申妹也有柏
舟之操好仁而喜義尤為一鄉所推重云

華藏義冢記

淳熙八年夏五月蜀旱冬民饑於是有司下州縣寬租
賦發常平米且誘民出粟甚急於時州縣吏多不稱職
弗能奔走承命講究方略反惜毫末弗肯子民而子之
者亦不得其術雖有賑濟之虛名亡賑濟之實利饑民

無所得由是居者死於家行者死於道其強壯而可以幸免者則散而之他故死者又無以瘞焉後六年令轉運判官趙公善譽來賑事則下州縣議收而掩之議下之日鄉人有為浮屠者曉聰幼從吾人游慷慨喜名義唱言於人曰吾雖力薄尚足辦事乃訪其鄉凡得若干人以某年十一月某日穴而藏之廟山之下事成而來告曰願有所記予以為古者國不足則資於民民不足則資於國上下相資用以濟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不

至於大困今也不然易於取民而難於濟民平居無事中下之户大抵乏食一遇凶年則不免於流轉為之有司者不過咨嗟歎息付之無可奈何未有一人能奮然盡力以期於活人者此甚可歎也夫盡力以活人猶不免焉則死者於我將無憾矣萬一有可救之道為民上者弗能盡力以救之凡饑而死者皆能無憾乎嗚呼耕也弗免於饑蠶也不免於寒死也不免於暴露君子又何尤焉故余因曉聰之請畧道其事以告於當世仁人

君子願無罪歲而已曉聰姓楊氏其居曰華藏云十五年正月二十有七日樂活布衣度正記

掩馬記

慶元三年正月鄉舍調官闕下既踰宣城六月八日發朱唐度十許里有馬尸於地旁無人問之往來者或曰天廐馬也方從西來或曰民馬也病而死或曰非病也國馬也日行千里羣驚馬惡其異已曹蹄而嚙之校人莫登馬不勝其毒遂死是時連日大雨青蠅集於口口

且腐不掩不埋正心惻然曰生則用其力死則棄之塗
人理其殆舛歟夫子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
為埋狗也狗馬物也人物之有仁義者也馬以載狗以
警人役也死則恤之非厚也仁義之道耳噫狗馬異類
也其有功德於人微也古人其待之也如此況同類乎
況有大功德於人者乎馬哉馬哉正因汝有感也古之
人心如此後之人心如彼何其異也後之人其於狗馬
則既失之矣其視人能如古之待狗馬者乎馬哉馬哉

正悲人心之漓而傷禮義之消亡也於是命從者采山
之草加諸上而掩之遂為記

性善堂稿卷十二

宋　度正　撰

頌

皇帝詣壽康宫上壽頌并序

皇帝祇承内禪兢兢業業夙夜不敢康惟五年八月皇帝若曰於戲惟天佑於我家太上皇帝聖躬清明我其率由家法丙戌遂入覲於壽康宫親奉玉巵上萬年壽於是天地神人下至昆蟲草木無不歡喜怡

豫昔漢宣帝得丙吉魏相遂躋中興鄉人王褒實頌
歌之載之萬世至今溢人耳目況今皇帝陛下聖孝
日隆神功偉行揭若日月而雅頌不作愚不肖竊以
經術分教遠方輒慕王褒述作之義寓之比興斐然
成章固不足以發揮光明貽之諸生俾歌於庠序以
彰聖朝孝治之美焉其詞曰

赫赫藝祖受命作君惟孝惟悌惟儉惟勤裕我後聖大
綱振振上帝眷祐於穆不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如塤

如篪如角如徵如春溶溶如水瀰瀰亦越孝祖高宗是
嗣廼繼廼志廼述廼事用廸廼猷用傳萬世爰及太上
有隆無替太上勤止廼命嗣皇皇受慈訓于啟有光兢
兢業業不敢怠荒皇惟五年百度孔彰皇曰聖父其康
其強皇祖有訓承顏薦觴皇曰休哉我其肅將仲春丙
戌載吉載良廼冠通天衮衣繡裳廼駕鸞輅廼朝壽康
乾清坤寧日光月明百工後先八鸞鏘鏘亦既見止歡
聲載揚聖父欣欣聖子洋洋皇拜曰休惟天降祥四海

會同年穀豐穰庸闡彝儀仰惟舊章聖父曰俞美哉允
臧其酌維何維天之漿其脩維何維瓊之肪其實維何
維山之粱其祝維何萬壽無疆天地咸喜宗祖嘉止三
宮愉愉百僚濟濟亦有黄童亦有齯齒自東徂西孔樂
愷悌于以享帝何神不恪于以導人何人不服皇帝一
舉四方穆穆穆穆穆穆皇帝千禄百福子子孫孫時萬時億
昔韓富歐公相我英宗殫竭一心畢協兩宫今爾羣公
既孝且忠以憂以勞以彌以縫允對王休卒茂迺功正

拜稽首永播清風

銘

充養堂銘 并序

廣平程季與取後溪先生勉之之言名其堂曰充養

正嘉其善於自擇也因發其義而為之銘

維皇上帝降衷于人仁義禮知其性也均惟氣運行有

清有濁雖曰生知何嘗不學反求諸心其端甚微學者

於此充之養之充其所知益加存養養之既至所充益

廣如火始炎如泉始達苟能充之光輝發越如木斯萌如苗斯長養而無害塞乎穹壤於斯二者互用其工行著習察聖人同功惟昔孟子嘗言其端勉哉來者請事斯言

止善堂銘 并序

環源潘章季淵相從為學趨向甚正以止善名其讀書之堂正喜其善於自擇也因其歸為之銘以勉之

天之生民厥有常性學以道之不失其正其學如何由

小至大如彼百川至於河海方少之時洒掃應對毋怠毋忽敬以直内及其既壯明德新民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於斯二者將安所之善之不至惟日孜孜人之一心昭昭日月浮雲蔽之其光則缺學者於此閑邪存誠既固於德粲然復明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放之四海相觀而化始焉不及終也過之流於異端君子不為卓哉顔子未見其止嗟我後學烏乎云已

誠齋銘 并序

龍會文炳葺其讀書之室謁名於堅甫堅甫名之曰
誠齋正因廣堅甫之意而為之銘
人之一身萬物皆備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反身以觀孰非吾事朝夕孜孜罔敢忽易勿慢其大勿遺其細必躬必親必行必至及其至之樂則生矣生之非他惟誠而已大哉誠乎道義之門正心修身匪誠勿存事親從兄匪誠勿敦誠之則明明匪誠則昏明明此心毫釐勿差易曰无妄詩曰無邪以贊化育以經

邦家自微而著自邇而遐用之不匱粹然無瑕吾以爲
誠人以爲僞載省其中勿怍勿愧我其安之終身勿替

青石劉申孫企濂齋銘

恭惟洙泗篤生聖人天實命之以作六經六經之道揭
若日月孟子既没其學遂絶千有餘載非無大賢自以
爲是而非其傳維兹舂陵濂溪之濱是生大儒以興斯
文其與維何窮理盡性明我此心以合前聖前聖之心
至是靡藏百年之間愈久彌光後生弗利肆其詆欺彼

其之子即背而馳捨此則利蹈之斯厄舉世紛紛莫知
所擇惟我同志恨不同時誦其遺書企而望之望之在
前如聞其音虛己以聽庶得於心詩云伐柯其則不遠
苟欲至之其可不勉

主友齋銘并序

正向從傳用之得伊川所遺其祖大夫手謁攜至晦
菴先生為書其後謂大夫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
主友而因以信其為人用之之子與行見之曰吾先

世之所以垂裕於後之人者實在於此遂以主友名
其齋正嘉其志因為之銘以勉之
士生千載而志於學遺經雖存微言則邈欲叩其端必
資先覺先覺之士道之所存委躬請事師嚴道尊豈無
同志共登其門進則問辨退則講論昔者曾子親承聖
教其所取者犯而不校加以內省乃貫於道秦漢以來
寖失其傳紛紛百家擾擾異端異端無用百家無原在
於聖門斯不足觀觀其所主旣得其正觀其所友靡不

受命非自暴棄曷不由聖亦既得之固不在身以成其德以輔其仁為之由己而非由人吾言雖陋請書諸紳

贊

晦庵先生畫像贊 并序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其別為六十四伏羲得之而為伏羲文王得之而為文王周公孔子得之而為周公孔子乾之彖曰元亨利貞坤之彖亦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何也蓋自

其理而言之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何也盖自其數而推之也孟子既沒之後此
理固已湮晦不明而其所謂數者亦遂流於術家其
學不傳亦已久矣本朝周子兩程子張子得其理邵
子復得其數然言理者詳於理而畧於數考數者詳
於數而畧於理惟吾先生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擴
而充之有以極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太極動靜生
陰生陽引而伸之有以盡夫天地萬物之變聖門所

傳至是粲然復明矣然則孔子之道豈非集伏羲文
王周公之大成吾先生之學豈非集周子兩程子張
子邵子之大成也歟正也用述所知以爲贊
斯文之興如日光輝曾不百年知者已希篤生先生卓
哉巍巍精粗本末邪正是非或隱或見或顯或微鬼神
之迹造化之機根於太極形於範圍如魚斯躍如鳶高
飛全體妙用無不發揮百世之下莫之能違維時宗正
引之經闈啟心沃心朝夕天威小人間之浩然賦歸歸

於建溪言采其薇其貌也癯其道也肥學者遠來如渴如饑誾誾侃侃春風浴沂正也狂簡先覺是希曰收放心勉焉庶幾敢不服膺以詹以依以飲以食以冠以衣其忍背之以取誚譏嗚呼先生之言今亦不可得而聞也噫嘉定十年三月八日門人度正書

祀文

嘉定三年秋八月上丁釋奠四賢文

敢昭告於濂溪先生恭惟先生得洙泗不傳之學而當

聖宋全盛之際是宜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卒老於外
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使先生得皐夔伊傅
之位流澤當世固甚美矣太極通書何自而見邪然則
先生之學雖不獲用於一時而其道亦光明萬世先生
之不用後之學者之幸也正生於先生宦遊之鄉去先
生之世未遠賴父師之訓少而服膺焉今年踰不惑粗
知以義理為樂者顧循其所樂終身樂之茲有事於先
聖先師敢率同志恭陳明薦尚享

敢昭告於橫渠先生恭惟先生繼去聖之絕學講先王
之仁政經綸之志猶幸遭大有為之君禮樂其庶幾矣
會金陵得志卒不見用然西銘之書發前聖之未言示
後之學者求仁之要豈曰小補之哉正不敏去先生之
世幸未遠賴父師之訓少而服膺焉
敢昭告於明道先生恭惟先生以孔孟之道遇堯舜之
主造滕之言沃心之論亦嘗蒙明睿之照矣然仁義之
談終不足以勝功利之說卷而懷之若將有待及夫公

論既定人望攸屬而先生不幸早世行之當時者既不久筆之後世者亦未能然而門人高弟所以記其微言懿行𢭏如也夫何歉乎哉

敢昭告於伊川先生正惟洙泗之學濂溪倡之於江南橫渠倡之於關西至先生兄弟本末精粗粲然大備矣以宣仁聖烈知人之哲神宗聖性之高元祐諸老德義之粹先生猶不能安其身行其學然則以身任道而不合於世非獨先生然也孔孟皆然也所從來遠矣然自

黨論起白黑易位至有乞禁其著書絕其游從者自昔大賢之屈竊謂無如先生者其道光顯亦無如先生者抑之而愈尊厄之而愈明庸非天理耶

又告四賢文

敢昭告於濂溪先生恭惟先生受天畀付紹開絕學發太極之妙明聖傳之統口授當時書傳後世有志之士踐而修之可以深造自得入乎聖賢之域推原所自實先生啟之正少也幸知誦習先生遺書今茲備員下邑

有民有社有學每恨無以承宣風化重惟先生之道學
者共傳舄常來遊於蜀蜀之賢人君子實師尊之故家
遺俗猶有存者廟貌其可闕耶是用肖形於學庶幾學
者起敬起慕私淑諸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今茲有事
於先聖先師敢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敢昭告於橫渠先生恭惟先生奮乎千載之下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求仁
之方入德之序微言奧義揭若日月正服膺遺訓茲焉

試吏有民有社懼無以承宣風化載嚴廟貌列之學宮庶
吾黨之士知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敢昭告於明道先生惟先生兄弟致知力行發明千載
不傳之秘以身任道師於濂溪啓其端緒友於横渠博
而詳之洙泗之學至是顯矣正為邑於斯念終無以承
宣風化載嚴廟貌矜式國人庶幾有興起者焉
敢昭告於伊川先生惟先生兄弟倡明絶學四方學者
翕然尊仰逮其承詔旨以入講筵誦遺經以開聖學相

與同心致君堯舜獨於蜀之士深有取焉而攷之鄉校猶未有儀型之者豈廼祖廼父意耶正承乏於兹不自揆庸陋補兹缺典然區區之心蓋將與學者共講斯文之傳使無負先正大儒之所以望於後之人者非直爲觀美而已

祭府學三賢文

敢昭告於濂溪先生恭惟先生受天畀付紹開絶學建圖立極昭示後世自先生之存不獨中州學者師尊之

嘗遊於蜀蜀之賢人君子率師尊之載之行事蓋可考
也某自早歲幸得從事於學攷論師友淵源知所宗仰
前蒙誤恩來帥於蜀樂與同志共講斯道重惟祠祀尚
缺何以起敬起慕剏其啟關發鑰興起斯文厥功甚大
謹度禮殿之側石室之左式嚴宮墻欽奉貌像并以明
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饗今兹有事於先
聖先師敢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敢昭告於明道先生某惟中庸大學之道不傳久矣自

先生兄弟心造躬行發明先傳訓廸後進使千載微言
粲然復明尸而祝之廼學者共願矧此先生之弟舊遊
之地耶配食濂溪禮亦宜之今玆有事於先聖先師敢
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敢昭告於伊川先生某惟道學不明斯文湮晦天將開
之異人間出啓之者旣發其端洪之者亦有所待先生
兄弟羣諸生於伊洛之濱窮性命之微究天人之際踈
滌淵源發明藴奥師嚴道尊後學是仰矧先生舊遊之

地圖形學宮豈惟某之心實斯文之志也今茲有事於
先聖先師敢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謄錄監生臣沈　霦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晉